# 色胆小，只能偷吃窝边草

色胆小，只能偷吃窝边草

字数：5147

文革中我从首都的一所大学读完五年才毕业，老家在长江中游重镇，文革中的动乱，使我万念俱灰，回到故乡是我的最大理想，但是由于毕业分配方案是面向农村，面向基层，面向边疆，面向工矿；所以想回老家是没有希望了。

不过好在我出身还不错，没有被分配到农村，分到了东北的铁路局，在边境地段当了养路工。东北的四年正是我的青春年华，但是为了回老家，我不能在那里恋爱，我觉得对家乡的思念压倒了一切。有几个东北的妹子托人向我提亲，被我婉言谢绝了，我真是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。

四年后，我经过不懈的争取和努力才调回老家。在一个工厂的子弟学校当老师，回老家时都快３０了，才在老人的催促下，匆匆恋爱结婚。

当时我的单位是大工厂，有宿舍可分。分宿舍要按工龄，厂龄和人口，我刚进厂，工龄短，人口少，就只能住小的了。不久分到了一间单元房。每个单元有大，中，小三间，大的有３０平米，中的２５平米，我住的是１５平米，住大房的是单独厨房，中房和小房住户共一间厨房，三家共一间厕所。

当时还在文革中，还存在派性矛盾，我这一单元，住大房的是工厂的多年的干部，姓文，很精干健谈，是失势的逍遥派。老婆是另一工厂职工，皮肤白而丰满。住中房的是一个工人，矮个子，是厂部的红人姓张，老婆是家属工，高高的个子，有一点姿色。

我老婆在江北工作，每天上下班都要渡江，十分辛苦，我都是上班下班接送老婆的。住了大概半年多，人都熟悉了。中房张家一来由于观点不同，二来家里孩子多，困难，文家不大搭理张家。我两家都一视同仁，相安无事。

由于收入有限，我就试着节约开支，自己学做衣服，修自行车等，很受邻居的赞赏。

我们那里夏天像火炉，晚上更是热，房间里热的像蒸笼，呆不下人，还没有电扇，家家户户只能在房顶上乘凉睡觉，男女都是穿的薄薄的上衣和短裤。天黑就上来乘凉，聊天，夜深了，气温低点了，才能入睡。

在邻居中，文的老婆白白的大腿，十分养眼，文是干部，也喜欢和我攀谈。

记得是第一年的夏末秋初，房间里温度适合入睡了。当时还没有电视，一般晚上，我们就在走廊中乘凉聊天，夜深了再回房睡觉。

一天文家老公出差了。我老婆回了娘家，我们几家聊完家常。有点晚了，各自回房睡觉，我余兴未尽，想着她的白皙丰满性感，我久久难以入睡。

在零点左右，我起身出房，这时各家都已关灯睡了。我在凉台处吐气，突然发现文家的门上还插着钥匙。

我好生奇怪？难道是她故意把钥匙留在门上，让我进去的？还是真的遗忘了？如果是故意的，那是多好的机会呀，正好她家没有旁人，我可以和她……了；但我又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敢冒昧，如果她没有这意思，遭到拒绝，隔壁紧邻的多难堪呀。但反过来想如果真她有心，我放弃了，又觉得太可惜，毕竟男人对初次偷情多半是强烈向往的。

犹豫斗争了一会，我决定就以送钥匙为名，打探虚实。我怕惊动邻居，就轻声敲她家的门。

我在门外轻声说：「你的钥匙忘了，你的钥匙忘了。」

小一会儿，门里面回应着我，「什么事？」

我说：「你钥匙忘在门上了。」

门里开了灯，门打开，只见她上身穿着背心，下身穿着短裤头，睡眼惺忪的，白白的肉体好耀眼。她一手拿着门把手，一手揉着眼睛，一股女人的肉香迎面扑来。

我递上她家的钥匙，说：「你咋把钥匙忘记在门上了？多危险呀。」

她笑着接过钥匙说：「喔……谢谢你呀……」

我们僵持了一小会，我说：「你能给杯水我喝吗？」说着我就进了门。她转身倒了一杯水，微笑着递给我，让我坐下喝。

我喝着水，心里咚咚直跳，好激动，好紧张。

她微笑着问我：「你咋还没睡？」

我说：「热，睡不着。」